



·追思

名人墓冷清清，文化家底难用

专家:应将其开发成可体验、参与度高的旅游产品

自古以来，泉城就有“济南名士多”的美誉，不少历史名人也都长眠于此。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济南多处名人墓地，却发现一些墓地渐渐被人遗忘，鲜有人知，颇显落寞，其背后的文化家底也面临着无法物尽其用的窘境。

本报记者 张玉岩

凭吊王统照的记忆停在近20年前

3月28日，记者来到济南动物园，探访山东省首届文联主席、一代文学大家王统照墓。令记者失望的是，从济南动物园的检票员到向导，再到游人，无人知道王统照是谁。记者辗转找到动物园南门附近的一片松林，墓园就坐落于此，只剩下一个水泥牌坊，背后“精神不死”几个大字依稀可辨。这里除了少数老者在锻炼，大多游客看到这片墓地都会绕路而过。淹没在众多坟头中间，只有一座碑刻，长眠于此的是与周作人、茅盾等齐名的现代作家、曾担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的王统照。

刘永海是这片墓园的守墓人，从1989年开始，刘永海就接替父亲，近30年的时间一直在此守护。刘永海告诉记者，几年前，这片墓园的情况更糟糕，园中杂草丛生、垃圾遍地，一些前来吊唁的亲属都没法走进去。后来公园工作人员对墓园周围进行了整理，清扫了墓园中的杂草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

拿王统照墓来说，刘永海不无惋惜，记得这里的人越来越少。刘永海说，早在2000年之前，还有附近小学的学生到墓园里来凭吊，而现在越来越少的人还记得这里，更别提来这里追思了。“只有过年和清明时还有家属来扫扫墓。”刘永海说。

“平常也不做特别的管理，就是怕失火，有时候夜里也出来看看，检查检查有没有火源。”刘永海说。近30年的时间，刘永海一直是义务守墓，在他之后谁来接班，他也不知道。

孔子高徒墓前仅留两束菊花

早在盛唐，杜甫就曾在历下亭作诗，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。古有李清照、闵子骞、张养浩，今有王统照、李苦禅等大家，老舍、季羡林以及徐志摩等，很多历史名人都曾与济南有过交集。只是，济南的名人墓似乎很少有人提及，专门前往参观、拜谒的人也不多。只有到了清明期间，才会有人到这些地方转转。

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！”散曲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的经典语句想必不少人都能背诵，但知道作者、元代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张养浩埋葬于济南的少有人知。位于天桥区柳云村东南侧的张养浩墓，1995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单位，然而记者在张养浩墓看到，石狮、石碑等风化严重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碑文模糊不清，几乎无法辨别碑上所写的祭文。

张养浩墓和身为孔子高徒、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、七

十二贤之一闵子骞的墓地，虽然已经建设成为公园，不少游客、市民来逛公园，但是专门来凭吊、祭拜的少，前来凭吊的大都是家族后人。

3月28日，记者在闵子骞墓前看见两束菊花，守园人说，这是前几天闵家后人前来祭拜留下的。“是江西闵家第七十六代传人，有四十多人。每年清明节，都会有章丘闵家后人过来祭拜，去年清明节还有从台湾和韩国回来的闵氏后人。”在张养浩墓园，过年或者清明时，有人来给周边小墓扫墓时，才会顺便给张养浩祭扫，平常没人来祭奠。

据了解，除了少数几座比较有名的墓地外，济南大多数古代墓葬都位于比较偏僻的野外，交通不便，市民很难前往参观、游览。加上一些客观原因，一些古代墓葬缺乏管理维护，大都有些残破，缺少美感，也是令人不愿前去的原因。



闵子骞墓祠堂里，市民驻足阅读“鞭打芦花”的故事。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

名人墓开发不够，应挖掘背后故事传名士精神

济南的名士文化，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涵养，其中的价值是济南丰厚的家底。不过，更多业内人士认为，济南对名人文化的开发和保护还远远不够。

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认为，对于名人墓地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济南名士精神的传播上。对名人墓的重视和保护，能充分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，对故人的尊重，也是尊重历史文化的具体表现。

从旅游角度来讲，名人墓地作为文化类旅游产品，开发也很不够。在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王晨光看来，目前名人墓地的文化价值大于旅游价值，济南的城市文化旅游开发一直是个薄弱环节。

“济南的名人很多，比如大舜、扁鹊、鲍叔牙，到近现代，有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邓恩铭、王尽美。”王晨光告诉记者，名人墓地作为一个物质载体，可以发挥讲述故事，挖掘其背后文化意义

的作用。王晨光也坦言，从现状来看，名人墓地的可观赏性太差，没有游客可以参与的旅游产品，可以转化成游客体验的东西太少。

“济南名士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名人墓地是其中传承文化的重要一环。”王晨光说，打好济南名士这张牌，或许可进行系列性的打造，挖掘好名人背后的故事，开发出可体验、参与度高的旅游产品。

相关链接

一代帝师葬济南，你知道吗？

本报记者 于悦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古往今来不少名人在济南终老安葬，供后世拜谒凭吊。
鲍叔牙墓:位于历城区济钢新村内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个墓共两层，均用采自鲍山的山石铺砌地面。第一层东侧立一石碑，上书“鲍叔牙墓”。上下两层之间的台阶正中间，有一“双龙戏珠”石雕。圆形封土堆位于该墓第二层正中，直径十余米，高约4.5米。墓前有石碑一尊，上书“齐大夫鲍叔牙墓”。碑前有石供桌，左右各自分立一只石刻俊猊。历史上鲍叔牙曾任春秋时齐国宰相，却让贤于好友管仲，“管鲍之交”因此被传为美谈。

扁鹊墓: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名医，中国古代五大医学家之首。济南的扁鹊墓是衣冠冢，位于北郊鹊山西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墓为圆形土丘，高约1米，封土直径约5米。周围砌了一圈水泥，墓前有扁鹊塑像。相传扁鹊曾在鹊山上炼制丹药，死后就葬在山脚下，鹊山因此得名。目前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。

殷士儋墓:殷士儋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，官至内阁大学士，曾为一代帝师。他学识渊博，颇具诗才，曾与边贡、李攀龙、许邦才被誉“为‘历下四诗人’”。他的墓位于市中区党家庄镇殷家林村东北凤凰山南麓。封土高4.5米，墓顶有古柏一株，墓南200米处有石碑坊底座，已破碎。原有石羊、石狮、石马等均已残缺或丢失。墓地为省级文保单位。

不理解、压力大，殡葬社工每年都换人

较其他类型的社工，我省殡葬社工数量明显偏少

消解告别仪式上的丧属哀伤，殡葬社工用他们特有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热爱生命，珍惜当下的生活。但是，由于外界的不理解，导致殡葬社工流动性大，从事人员较少。但是坚守下来的殡葬社工，反而在工作中领悟到更多的意义。



本报记者 陈玮

仪式上的失控者 他们来慰藉

“告别仪式上，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喊，让人感受到剧烈的哀伤。”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济南市殡仪馆殡葬社工李健觉得，需要介入宽慰她的情绪。他慢慢搀起老人，聆听她的悲痛。逝者是老人的姐姐，在去世前一天，曾经给老人打过电话，但老人没有接着，再见姐姐已经是天人永隔。“她不停念叨心里不舒服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。”李健说，在老人心里，她认

为和姐姐的关系是不圆满的，所以要打消老人的遗憾。“我慢慢解释，让老人知道她的姐姐是深爱她的，不会因此而计较。相反，如果看到您因为您的姐姐而悲痛，她离开了也不会舒心。”老人的情绪开始稳定，在李健的陪伴下，慢慢恢复平静。

5年前，李健作为殡葬社工来到济南市殡仪馆，我省当时刚刚通过政府购买，引入殡葬社工。跟所有殡葬社工一样，李健对于老人情绪恢复的介入，被称为哀伤辅导。“当告别仪式上，家属情绪异常激烈，就需要社工运用专业知识，进行应急处理。”李健说。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社工苏建觉得，对于家属的哀伤辅

导，最重要的是陪伴和聆听，在获得信任后，有针对性地对伤痛进行处理。“在殡仪馆满足家属殡葬基本需求的情况下，需要社工介入，为丧属开展心理辅导、心理慰藉。”省民政厅相关人士表示，越来越多的丧属，需要这种精神上的殡仪服务。

干了一个星期 实习生就走人
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健和苏建，一直在殡葬社工的职位上坚守下来。李健来到济南市殡仪馆做社工已经5年了，然而5年来，基本每年殡葬社工都要换人，因为每年都有人离开。“有位

实习生，来殡仪馆一个星期就走了。”苏建说。外界对于殡葬行业的不理解，仍然是殡葬社工逃离的最大原因。“每次介绍自己工作时，总会有人问，为什么要做殡葬。”苏建笑着说。很多做殡葬社工的女同事，因为外界的不理解而纷纷转岗。“甚至有的同事，还因此影响了婚恋，不得已转了其他职业。”李健说。据省民政厅相关人士说，目前我省从事殡葬行业的社工，较其他类型的社工，数量明显偏少。李健表示，目前在一线从事殡葬行业的社工只有3个。同时，殡葬社工也在这个行业中领悟到人生的意义。苏建觉得，接触到太多生死离别，反而

让她更加热爱生命，珍惜自己的当下。在从事殡葬社工工作中，李健也经常被生死的离别所触动。比如在去世的儿子身边轻声嘱咐的母亲，每年去骨灰堂为去世的儿子烧去最新体育杂志的老人，以及常年在外地无法为父母尽孝在灵堂疯狂哭泣的孩子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伙子，在殡仪馆送别他刚刚结婚几天的妻子，他们穿着结婚时的礼服，小伙子一直隐忍着没有流泪，最后在妻子额头上留下一个吻，目送着妻子，慢慢远离他的视线……“感受到人间最平凡的感情，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找到更多的意义。”李健说。